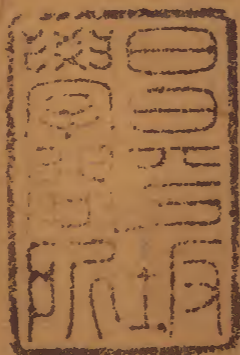


# 真珠船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二    | 八 | 九 | 九 |
| 二    | 九 | 九 | 號 |
| 一    | 一 | 二 | 函 |
| 一    | 二 | 冊 | 架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三    | 二 | 漢 |
| 〇    | 八 | 書 |
| 八    | 九 | 類 |
| 一    | 冊 | 架 |
| 四    | 冊 | 架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899    |
| 冊數   | 12 ( 11 ) |
| 函號   | 308 145   |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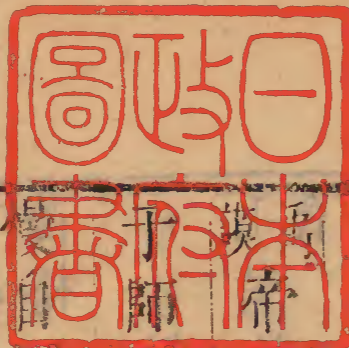
真珠船卷之十九

下孟中

湘楚黃

焜西墅父輯

舜往于田



帝曰咨禹唯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

曰濟濟有衆咸听朕命蠢茲有苗昏昧不恭侮

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

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

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唯德動天無遠

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



日號泣于昊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  
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  
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  
苗格

昊天考

毛詩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  
閔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  
然則稱蒼天

九男二女考

堯之子長監明早死其嗣封于劉丹朱不肖弗獲  
嗣位其后丹房傳鑄唐冀隨卯櫟函皆云堯后之國  
尸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四方之士歸之  
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  
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于是妻之  
以嬭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莊子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  
有萬家堯聞其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耒之澤



詩 娶妻如之何 二句

齊風魯桓公夫人文姜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

如齊襄公通焉詩以刺襄公居位而邪行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以求匹也魯道有蕩齊子由歸魯道蕩然

齊子既從此道而歸于魯矣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歸止則有室有家齊侯曷為而

又思之乎葛履五兩冠綏雙止兩二履也物各有偶不可亂也魯道有

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藝麻如之何衡

從其畝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此言魯公縱惡既曰告止曷

又鞠止今魯君既告父母而娶矣析薪如之何匪斧

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象殺舜考

辨疑虞氏自慕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

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

亦欲奪嫡故耳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

殺人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乃為耕稼陶漁之事

何居或者見逐于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

而自歸于田漁耳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

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漁非舜

事也而往為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寔得聖人

考

禁也禁

山其邪心

也舜琴五

絃作南風

之詩

考

六子曰彫

方堯授舜

天下故賜

之



之意瞽象之欲殺舜在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  
 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  
 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于辯世俗傳  
 訛之跡在于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其事跡之前后  
 有無固不必拘拘也

*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當時亦不辯世俗傳訛之跡在于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其事跡之前后有無固不必拘拘也*

流共工考

虞書帝曰疇咨若也順予采也事驩兜曰都共工方鳩也聚儻

見功帝曰吁靜言庸違靜則能言用則違背象恭滔天貌恭而心不然

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即共工也

荒史共工氏伏羲氏之諸侯也始國於康厥名曰回是

為康回髦身朱髮任智自神伏羲氏沒康回乃滅德

尚刑傲亂天常竊保冀方搶攘為傑寇劇于諸國虐

弱以逞乃以浮游為鄉自謂水德擁防百川墮高墜

卑率萬輿而潮陷之行違皇乾諸福不畀當是時也



天柱若折地維若缺，媯皇氏起而修之。又云共工氏不一堯典共

工乃少昊不才子窮奇彞典共工則炎帝之裔各垂者也

爾雅燕曰幽州其意氣惡厥性慄故曰幽幽惡也又云

幽州北裔之地

幽州北裔之地

幽州北裔之地

幽州北裔之地

幽州北裔之地

幽州北裔之地

放驩堯考

堯史初帝鴻庶子縉雲氏娶土敬氏曰炎融遺腹子生

驩堯帝顛頊封之是為驩堯之國驩堯以狐功為嬖

臣佞而貪賄恃寵專權帝摯在位驩堯為司徒揜義

隱賊好行惡慝堯放之于崇山

史崇山澧之蒸利又曰南裔之山

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沌即驩堯也

大荒北經

三苗志

大荒北經



殺三苗考

山海經大荒北經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國

在江南荆楊之間恃險為亂

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即三苗也

史驩兜子三人謂之三苗帝嚳封于衡潭之境三苗

長齒上下相冒崇欲無紀堯竄之于三危河西諸羌

皆其裔也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危者西裔之地三苗所居

也三苗之窟在洪水未平之先至其地可居而頑者

殛鯀考

虞書帝曰咨四岳湯湯水盛也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駕出

其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

曰吁咈哉方逆也命圯敗也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

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戢

子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陸居曰熊水居曰熊以入

于羽淵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

易鯀封于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系本亦以鯀為

類項子

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即鯀也



呂氏春秋鯀為諸侯怒于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者不以我為三公而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彷徨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

淮南子

鯀堙洪水盜舜之息壤

土壤之生息不已者

帝使祝融殺

之於羽淵

### 堯不誅四凶考

史記舜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猶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于堯之世不待舜而后誅明矣屈原有云鯀悻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犯者耳使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四族未嘗誅死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后世流傳之過



有庠考  
西漢文彛  
封象于有  
庠死不為  
置後以為  
衰亂之人  
不宜為太  
祀

按書四罪之誅在舜受終告攝之後二十八載之前  
則舜亦代堯而行天討者也惟堯不誅所以為堯之  
德惟舜必誅所以成舜之刑。西野識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

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受終者堯于

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祭也美珠謂

璇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衡橫也以玉為管橫而

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七政日月五星也

舜初攝位整理庶務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

川徧于群神。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非常事而祭告

以享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埋少牢于泰昭

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官祭日也夜明祭

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五嶽四瀆之

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群神謂丘陵墳衍昔

古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后即輯五瑞既月乃日



觀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于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四岳四方之諸侯群牧九州之牧伯也群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后審之非偽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歲二月東巡守至

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

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

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

于藝祖用特

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具牲幣祝號之次第

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謂日之甲乙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度量衡受法于律

五禮吉丙軍兵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

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黼公

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

死士執雉所以為贄而見者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

器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

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

至其廟而告之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敷陳奏進也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

者則從而明考其功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賜車服以旌異之也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楊豫梁雍幽并營也封

也表也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

也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如天之



垂象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官大辟也流遣之使遠去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官刑官府之刑教刑學校之刑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黃金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于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背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雖當宥當贖必刑之也欽恤之意行乎其間見聖人好生之心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

普天之下

小雅大夫行役而作

陟彼南山言采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

借借強壯也

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言大夫不斥逐也既居王土而為王

臣宜均服王事矣何大夫之不均乃獨以我為賢而使之朝夕從事耶

四牡彭彭王

事傍傍彭彭不得息嘉我耋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

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

或不巳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有深居安逸而不知叫

號或有任事于外而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動靜自得而栖遲



僂仰或王事煩勞而執掌失容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風議或靡事不為

或出入諷議而從容于親信或靡事不為雖欲在朝廷之上不可也

然則大夫之不均誠不得辭其責矣

詩

或出入諷議而從容于親信或靡事不為雖欲在朝廷之上不可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或出入諷議而從容于親信或靡事不為雖欲在朝廷之上不可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或出入諷議而從容于親信或靡事不為雖欲在朝廷之上不可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或出入諷議而從容于親信或靡事不為雖欲在朝廷之上不可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或出入諷議而從容于親信或靡事不為雖欲在朝廷之上不可也

普天之不行發而并小兼大夫

說詩義

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學詩之法兩語盡之矣蓋詩人之意寄興取喻含蓄不盡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而昏冒之意自在言外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而淒涼之景如在目前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而誅求無藝之慘已不可勝言孟子論與民偕樂而獨言鼓樂田獵深識此意如詩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釋之曰民之秉懿也故好是



懿德未嘗費辭而理自明使宋儒爲之不知添許多  
 詮釋矣。又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有作者解云  
 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語意明白訓  
 詁家須作如是觀  
 說詩有可曲喻者如公劉詩以爲好貨大王詩以爲  
 好色是也有可借言者如憂心悄悄莊姜詩以爲孔  
 子肆不隕厥問大王詩以爲文王是也有可援究言  
 者如戎狄是膺僖公詩以爲周公是也總之說詩貴  
 通而恐固

周餘黎民

大雅宣王遇災能懼側身脩行天下  
 喜于王化復行仍叔作此以美之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倬彼大明之雲漢其光臨  
 天而轉無雨而旱之徵也王曰

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王乃仰訴于  
 天曰於乎今

之人果有何罪天乃降以喪  
 亂之災而使饑饉之屢至也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

璧既卒

將以廢祀不舉有干天怒與則徧索鬼神而  
 祭雖牲之多無所愛也圭璧以祀神也隨方

以殊其玉蓋  
 無所吝也

寧莫我聽

天何爲而  
 不我聽哉

蠹蟲

蠹隆之日氣亟亟  
 然熏炙于下土矣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

我爲民之故而求助于神凡可以禋祀  
 者皆未嘗乏絕自郊而天地宮而宗廟

上而祭天下而祭地或方祭而奠其禮既  
 祭而養其物無有神而不極其尊崇焉

后稷不克



上帝不臨后稷親也欲救而力不能上帝尊也能救而不我享耗斁下土寧丁

我躬饑饉而耗斁于下土有以早既太甚則不可

推推去兢兢業業雷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吳

上帝則不寧當大亂之后人民凋耗無復有半身之遺其禍固已慘矣今皇天上

帝又降此災不唯害及胡不相畏先祖于摧胡得

相畏災身不見遺則先早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

哀久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我之一身且無

遠矣吾將何所瞻顧以為依乎群公先正則不我助彼群公先正向

今不吾助猶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若吾之至親胡忍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山則無木旱魃為虐如悛如

焚且旱魃之神肆為虐民之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

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何不使我得

早既太甚黽勉畏去出無所之畏懼胡寧瘖我以

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以我祈年不夙

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以為方社或莫而

然與則祭四方以報其成物之功祭上神以報其生

功矣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曾不度我敬恭明神宜無

悔怒宜可以無此旱災矣早既太甚散無友紀群

以憂早廢事鞠哉庶正眾官之長所賴以倡九牧而

無有紀綱矣阜兆民者也今則窮于鞅掌

之聖王  
據之方納  
預期來年  
于天宗農  
之始耕先  
祈穀于上  
帝春祈社  
稷已願百  
穀之堅寔  
秋報社稷  
又願嗣歲  
之方登其  
為民慮何  
深哉



疾哉豕宰衆長之長所賴以統百官而均四海者也今則病于勞瘁趣馬師氏趣

掌王之馬政師氏膳夫左右膳夫掌王之飲食左右供王之侍御者也靡

人不周無有一人不能止無有一人敢自言瞻

仰昊天云如何里如何使我無所瞻仰昊天有嘒

其星當久旱之餘而仰天以望雨則大夫君子昭格

無贏凡爾大夫君子助我一以昭大命近止無棄

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止雖今死公將近而不以棄

之一身而已固所以求惠斯民而定爾之衆志云爾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如此則撥亂反治者有機矣我以此安寧哉夫觀王訴天之誠

永言孝思

大雅美武王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下武實造周也然邈而上三后

在天王配于京故三后既没而其精神常在于天惟我武王有以對其在天者于鎬京而

無愧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以其于先王之德起而求

之且長言成王之孚是以天下之人皆翕然作孚

合乎天理成王之孚不有以成王者之大信乎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武王既成王者之孚下土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蓋由武王能永言孝思而所以求世

法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

以人心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夫合天下之孝而應一

之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人是武王真能長言孝



思而其嗣先王之昭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武王之道昭明如此

然來世子孫能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吾見萬年此世德萬年此天命

矣受天之祜四方來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四方諸侯莫不修職而來賀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大獲藩幹之助乎上有以對在天之神下有以開來世之福斯

其為達王昭于京昭於京命命

孝也王昭于京昭於京命命

王昭于京命命

王昭于京命命

王昭于京命命

丹朱考堯子名朱初封于丹堯崩虞氏國之子房為房侯

帝曰疇咨若時順時為登庸進用放齊曰胤子朱

啟明其性帝曰吁嚚訟辨可乎再見益周惠王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神也對

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

馮身以議之生穆王焉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

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國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

以五今其胃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由是觀之不過

五年十九年晉取虢

舜之子  
路史  
妃娥育  
子女榮生  
義鉤及季  
釐封緡為  
桀所克義  
鈞封于商  
是為商均  
喜歌舞  
水經註九  
疑山大舜  
寔其陽商  
均葬其陰



或謂朱子  
啟明之資  
且禪授之  
際曾無後  
言亦以元  
承父志者  
豈得謂之  
不肖乎抑  
亦為堯之  
子極盛者  
難為繼耳

論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  
無我竊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朱  
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其  
所以貽丹朱者至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  
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  
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  
子孫以安堯之于子亦若是則已矣。

伊尹放太甲考

天下外丙  
仲壬無他  
考

伊尹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祗

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  
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

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

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

攻自鳴條朕載自毫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桀

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于鳴條而湯之修德則始于毫都也覆亾之禍亦可監矣載始也言

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今王嗣

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嗚呼先王肇修人紀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綱常之理

而湯始修復之也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也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

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

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

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

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亾臣下不

匡其刑墨其訓于蒙士官刑官府之刑也淫過而無度也倒置悖理曰亂風臣下

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正諫者也嗚呼

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唯德罔小萬邦

惟慶爾唯不德罔大墜厥宗

大甲三篇見大學考

咸有一德篇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

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亾天之難信



以其命之不常也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勿保也九有九州也

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

革夏正一德純一之德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命而有天下于是改夏建寅之

正而為建丑正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

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

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

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

惟一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唯其人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

民所以宅師也是必難于任用慎于所察以防小人可否相濟終始如一以任君子也德無常

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

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嗚呼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天子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天

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后萬民悅服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

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

厥功取人為善有一不得自盡于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





放君辨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善矣萬一日蝕不吐。河清難俟則神器虛懸尹不將為戎首乎。拜浞接踵將無以伊周為嚆矢耶。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此論甚確。

三代繼世考

夏十七王一大禹一啟一大康一仲康一相少康

杼一槐一芒一泄一不降一扃一廙一孔甲一臯

發一桀癸凡四百五十九歲

殷

殷二十八王一成湯一太甲一沃丁一大庚一小甲

雍巳一太戊一仲丁一外壬一河亶甲一祖乙

祖辛一沃甲一祖丁一南庚一陽甲一盤庚一小辛

小乙一武丁一祖庚一祖甲一廩辛一庚丁一武



乙 太丁 帝乙 紂 辛凡六百四十五祀

周

周三十七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敬王 元王 貞定

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觀

王 赧王 東周君 僅有七邑 凡八百七十四年

顏籛由考

顏籛由一名顏濁鄒衛之賢大夫子路之妻兄也

孔叢 顏籛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后籛以非罪執子路

請以金贖焉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

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

貧取于友非義而何

雜姓雅名 又名渠衛 靈公嬖臣 靈公嘗與 大人同車 非為驂乘 出使孔子 為次乘招 搖市過之 孔子醜之 去衛 齊姓環名 齊之寺人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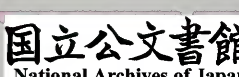


彌子瑕考

國策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  
 說苑彌子瑕愛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刑彌子  
 瑕之母疾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  
 為母之故犯刑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  
 奉君君曰愛我哉而忘其口及子瑕色衰而愛弛得  
 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者也

司城貞子考

司城貞子宋之賢大夫也  
 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  
 遂至陳至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  
 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  
 也亦恐史家謬誤云





陳侯周考

陳侯名周一名越懷公柳之子也。虞亂陳胡公之後，  
史記吳方荐食上國，破楚入郢，召陳懷公，懷公欲往，大  
夫曰：吳新得志，楚王雖亾，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  
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  
不往，留之，因卒于吳。陳乃立周，是為湣公。湣公六年，  
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  
來伐陳，陳告急于楚，楚昭王來救，軍于城父，吳歸去，  
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孔子在陳思歸。

二十四年  
楚惠王伐  
陳殺湣公  
遂滅陳

百里奚考

史記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于秦，客披褐食牛，期  
年，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說秦繆  
公觀監車，見牛肥，問百里奚曰：任重道遠，以險，牛何  
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  
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  
為衣冠，與坐。異日與公孫枝論政，公孫乃致上卿以  
讓奚。百里奚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遊，妻無以  
自給，乃西入秦，為澣婦，遂與奚相失。後奚歸，虞為大

風俗通  
百里奚為  
秦相堂上  
作樂所贊  
沅婦自言  
知音呼之  
搏鞞援琴  
撫絃而歌  
口百里奚  
五羊皮憶  
那時烹伏  
雌炊厥屨  
今日富貴  
忘我為





莊子曰百  
重奚爵祿  
不入于心  
故飯牛而  
哂肥

夫及晉滅虞虜虞公及奚以歸晉太子申生姊穆姬  
適秦穆公將以奚為媵奚耻之亾秦走宛楚鄙人執  
之穆公聞奚賢使人謂楚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  
五羖羊皮贖之楚與之穆公釋其囚號曰五羖大夫  
奚相秦凡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巴人致貢八戎咸服  
戎王遣由余欵關請見皆用奚之力也其勤勵自苦  
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未嘗從車騎搯干戈  
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有子曰孟明視

秦繆公考

秦繆公名任好德公子宣公成公弟也其先帝顓頊  
之苗裔至虞舜時有栢翳者為舜王畜畜多息賜姓  
嬴其後非子在周孝王時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  
息遂分土為附庸邑之秦歷數世至繆公繆公元年  
自將伐茅津四年相百里奚授國政奚讓曰臣不及  
臣之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于齊而乞食涇  
人地名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  
因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



及頽止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  
 臣、臣知虞公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  
 得脫、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  
 上大夫。左傳 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  
 五出奔、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晉獻公卒、立驪  
 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  
 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于是繆公許之、使  
 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  
 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昔約不與河

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怒、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  
 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  
 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繆  
 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卻疑丕鄭有間、乃  
 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  
 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  
 其大臣、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晉旱、來請粟、丕豹說  
 繆公弗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枝、枝曰、饑穰  
 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



初繆公忘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以救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皆推

德 等死以 幫食馬之

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奚公孫枝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饑請粟于晉晉君謀之群臣號射曰因其饑而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攻秦繆公發兵使丕鄭將自往擊之九月與晉惠公夷吾合戰于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繫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君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于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餘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于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于國齋宿吾將以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經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以為功今天子是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計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名懷是時秦地東至河二十年秦滅梁芮二十二年晉公子圉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子圉母梁伯之女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指惠公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



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亦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于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為懷公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于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于繆公曰亾鄭厚晉于晉得

矣而秦未有利晉之疆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于秦曰我至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經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安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軍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



退謂其子曰汝軍必敗必于殺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周大夫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經發兵遮秦兵于殺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秦繆公之女為

秦三囚將請曰繆公怨此三人願令此三人歸令秦得自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不用蹇叔百里奚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母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繆公于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因兵歸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亾入戎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亦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



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制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音廢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治。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

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答而後。令內史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示必死也大敗晉人。取王宮及鄙。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



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

埋藏殺之死

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作秦誓三十七年秦用

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

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

皇覽

子驪曰生不誅孟明豈有死而用三良者

日秦繆公塚在橐泉宮祈年觀下

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

車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

黃鳥詩所

意三子殉公如齊之二子從田橫耳

為作

秦人哀之為之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

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

哉

晉伐虢考

春秋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傳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

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

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

之為人也儒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

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

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

前是冀伐虞虞報之稱此見虞之強

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敵邑之南鄙敢假道以

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



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  
虞賄故也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人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亾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

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亾齒寒者其虞虢之謂

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

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

文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

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

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

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神鬼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民

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

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官之奇以其族

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

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

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日月之會均服振振



取○號○之○旂○鶉○之○賁○賁鶉火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焯○焯天策傳說焯焯

近日無光也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

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見于南方必○是○時○也○冬○十○二

月○甲○子○朔○晉○滅○號○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

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

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

易○也

戰國策晉○獻○公○欲○伐○號○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

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不○聽

而○去○因○伐○號○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

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使○惡○宮○之○奇○宮○之

奇○諫○不○聽○遂○亾○因○而○取○虞○獻○公○伐○號○道○出○虞○境○以

壁○馬○賂○虞○公○意○在○併○虞○宮○之○奇○與○奚○曰○是○不○可○以○不

諫○也○奚○曰○貪○賂○玩○寇○蓋○不○可○與○言○者○也○奇○曰○然○則○遂

將○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奇○諫○公○卒○不○聽

奚○去○之○秦

穀梁傳云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搯○壁○而○前

曰○壁○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波致

在秋繁露  
與公貪財  
不顧其難  
快耳悅目  
假借師道  
遠以自滅  
貪財之所  
致也故春  
秋以此見  
自不空來  
自內出者  
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  
無主不正  
其其應也



垂棘之璧考

文選魏文帝云、晉之垂棘、魯之瑛璜、宋之結祿、楚之和璧、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之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屈產之乘考

寰宇記晉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有白馬、毋飲茲泉、生得龍駒、春秋晉屈產之乘、蓋此地所生良馬也、

虞考

虞姬姓、虞仲之後、自虞仲列為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以取其國、左傳虞公好賄、弟虞叔有玉、求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公奔共池、



號考

號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號仲，文王弟也。仲與號叔為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號。武王克商，封仲于弘農，陝縣東南之號城也。周室東遷，號公忌父，號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號，滅之地入于晉。

班爵祿論

夏曰 凡聖人之制，非以自利也。利天下焉而已矣。然  
珣云 其所以利天下者，即其自為，亦無往不得利也。如成周之班爵祿，一曰爵以馭貴也。建國親侯而有封建。一曰祿以馭富也。體國經野而有井田之二者，就天下截然之大勢，而輕重次第布之。其權相使，其法相制。其情相維，以不齊者本之天之道，以相安者化其群之爭。君子曰：吾觀于略，而知封建之為不可易也。尺土一民，王者不守而天下共守之，各家其國，各子



其民世社稷而長子孫。夫誰不自固。亂勤王而治述。哉。夫誰不自勉。而天下之人。乃不虞其無天也已。或者尾大不掉之患。事或有之。而衆建之。而少其力。此先王所以慎坊其漸也。縱其后法制日夷。僭逼亡等。陪貳篡國。群雄僭王。然而戰國之世。諸侯可驕。不可叛。天子可弱。不可亡。國祚綿延。禍其曆。而小民毆就全其生。由此觀之。豈非封建之爲利也哉。君子曰。吾觀于略。而知井田之爲不可易也。何也。踐土食毛。王者不自有。而共天下有之。畝百爲夫。封十爲畿。自一

夫之田。累增累積。至天子極。然不聞服御之資。或蠹于無用。自千里之畿。遞減遞殺。至農夫極。然不聞生死之資。或感其不給。而天下之人。乃不虞其無生也。已。或者人多地寡之慮。數或懸焉。而天地生物常相稱。此先王所以因自然之利也。及其后阡陌一開。經界不古。豪右併世業。孤貧鮮立錐。所以戰國之民。疾其長而輕去其鄉。情爲農而相率爲盜。匹夫各懷挾不肖之心。而人生遂解其蟠結之勢。由此觀之。豈非井田之爲利也哉。



言封建井田者數家。千古幾無斷案。此文條悉利害。可為諸論折衷。

辨。此。去。王。也。以。因。自。然。之。味。也。又。其。武。刑。則。一。閱。豈。可。為。昔。人。矣。此。寒。之。氣。燠。知。熱。而。天。此。半。常。休。取。之。復。始。為。其。不。餘。而。天。下。之。人。以。不。與。其。無。坐。也。干。無。用。自。干。里。之。難。誠。誠。誠。誠。至。與。夫。誠。然。不。聞。坐。夫。之。田。累。曾。累。蘇。至。天。下。誠。然。不。聞。如。此。之。資。為。也。

伊尹論

蘇子瞻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廉潔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于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



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  
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  
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  
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  
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  
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  
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  
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

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  
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  
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  
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殺  
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舜禹皋  
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大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  
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貴。有以大  
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  
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憚。



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寔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言

古今當大任者不少。孟子獨曰。伊尹聖之任也。朕

載自毫。創天下所未有之局乎。繁露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不

爲異。湯有所伐。何獨創而異之。時所然。時所不然。揖讓征誅。聖人等之。爲寒暑往來。我何預哉。昔魯君問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惠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于仁人。此何爲。至于我。但見問而尚羞之。况與其臣謀伐主乎。然則夏非尹伐之。孰伐之。曰。聞之以愛。勸夏乎。遠而愈賢。近不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亾者愛及獨身。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亾。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桀之亾。桀自伐



耳以伐桀譽大任。不乃以聖人爲後世嚆矢哉。然則  
 尹大任于何見之。曰于自任見之。從來才士任徧。敢  
 士任庸。未聞有賢士任德。堯之登舜也。曰其試。舜之  
 登禹也。咨四岳。舜讓德弗嗣。禹曰。朕德罔克。惟湯與  
 尹不然。湯誥直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尹之言曰。惟  
 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一以聖。直任之而不疑。一以德  
 自任而不推。君臣相與之際。奇矣哉。

庶人在官

考

周禮天官

冢宰府治

藏史掌書

胥掌追呼

徒掌服役

天子公侯伯子男君卿大夫士考

曰虎

通云

父天母地而爲之主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  
 爲爲德者。公也。斥侯于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其德  
 足以長人者。伯也。其德足以養人者。子也。其德足以  
 安人者。男也。出命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道上達  
 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大者。士也。  
 才能稍亞者。中士也。才能僅稱者。下士也。

蘇子

瞻曰

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  
 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



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其有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有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

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后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于非常。變起于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撿。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



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惧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捺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鞠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捺也。及至后世。壞先王之法。安于逸樂。

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先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訛。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佞佞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識其后。嘗觀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人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



深宮之中而狃于富貴之勢。尊卑濶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夫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上。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天下之情也。

五人考  
國語趙簡

晉平公考

晉平公名彪悼公子也

子曰魯孟  
獻有闕臣

史語晉  
世家

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歷下。齊師敗走。

五人我無  
一何也叔

晉追遂圍臨淄。盡燒屠其郭中。齊背城守。晉乃引兵

向曰子不  
欲也若欲

歸。六年。晉欒盈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盈于

之胗也則  
交梓可也

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盈從曲沃中反。襲八

藥正因官  
氏

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

裘本仇氏

擊盈。盈敗走曲沃。曲沃攻盈。盈死。遂滅欒氏宗。盈者

費真類賦

欒書孫也。其八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盈敗。乃

王順長息  
無考

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淄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



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于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叔向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韓詩外傳

平公遊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

人盍胥起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于海玉出于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

昔有燕室臺羅臺役

二辰今削

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在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令君之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耶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毛耶平公于是造亥唐

說苑正諫篇

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

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之平公納之止坐殿上出鐘



磬竽瑟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  
 樂臣善隱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  
 問于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  
 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  
 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  
 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  
 不得達平公乃屏鐘鼓除竽瑟

說晉平公問于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

善制制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巳  
 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  
 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  
 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按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以其國法歸周言晉當  
 先亾則平公驕而無德義者也與造亥唐事不類意  
 亦葉公之好龍與



亥唐考

高士傳

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王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季桓子行可考

孔子仕于定公，而曰季桓子者，桓子專魯故也。桓子受女樂，孔子行，桓子將死，謂康子曰：「使仲尼去而魯不治者，由我故也。」

衛孝公考

衛無孝公，與孔子同時者，出公耳。或以其拒父故，反言之，謂孝耳。



委吏乘田考

孔子二十歲仕于魯為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為乘田養蓄蕃息

旃旂旌考

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各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旐雜帛為旒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旟析羽為旟

周道如砥

小雅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有饜簋殽有捭棘七

有饜然滿簋之熟食則其載與肉而升之必有捭然而曲之棘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况此適周之大道其平也有如砥其直也有如矢于以為

四國會歸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奈何古道依然時事頓異在昔盛時有位

之君子則履此道以朝周無位之小人則視此道以往來

瞻焉顧之潛焉出涕

今

非其時矣我瞻焉反顧乎周道不覺潛焉而出涕矣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

糾葛屨可以屨霜

東人賦役之困固非一邦自其困于布縷之征雖糾糾葛屨亦可用

之以屨

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

困于力役之征佻佻公子

皆奔走于周行之上雖往來之勞亦莫得而辭

使我心疚

深而至于病也



有列汎泉無浸獲薪

薪已獲矣而復浸之則腐有列然側出之汎泉尚其無浸獲薪

契契寤嘆哀我憚人

况民已勞矣而復使之則病契契寤嘆寧不哀我憚人乎

薪是獲薪尚可載也

庶其載而蓄之可也 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憚人既不可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

東人之子專主勞苦不見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夫何西人之子衣服則鮮盛焉 舟人之子熊

熊是裘

西人有舟楫之人本微賤也則熊熊以為之裘焉

私人之子百僚是

試西人有皂隸之屬本卑賤也則亦試用于百僚焉 賦役不均東人誠不幸矣

或以其

酒不以其漿

夫東人之用極矣使西人少知愛恤猶可也奈何東人或饋之以酒本甚厚也

西人視之曾不以為漿

韜韜佩璲不以其長

東人或與之以韜韜然之佩璲不甚

長也西人視之曾不以為長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吾將曷訴哉惟天有昭回之漢

監亦有昭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跂彼織女日更七次尚有成五采之章而

有以報我耶則不幸見困于天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奈何

求助于天天亦不我助乎彼織女之天孫雖日更七次曾不能報章以給我布縷之征

睨彼牽

牛不以服箱

牽牛雖睨然有光終不能服箱以助我轉輸之勞

東有啟明西

有長庚有揀天畢載施之行

以至東則有先日而出之啟明西則有后日而

入之長庚揀然而形之曲者有天畢亦豈能掩捕禽獸以充吾飲食之需但載施之行列而已

維

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

使其無害于我猶之可也夫何翕長舌于天之南者反將助西人而吞噬







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于事父之道也

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

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凡獻朝踐二饋食二主人酌尸一是尸飲五也君于此時以玉爵獻卿之后尸又飲主婦酌尸及賓長獻

尸各一爵是尸飲七也君乃以瑤爵獻大夫自此以后尸又飲長賓長兄弟加爵各一是并前尸飲九也

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其受獻者爵同皆論齒爵一也而以玉以瑤以散重尊而輕卑也

一曰尸主也謂木之為主也祭而有尸所以出主也

尸必以孫孫抱木主而出也

始死無尸未立主也舉羊羶詔安尸安主也

易牙考

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善調味能辨淄澠

齊二之水

左傳齊桓公好內多內嬖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

貂以薦羞于公公曰子善調味乎吾蓋盡嘗天下之

味矣唯蒸嬰兒之味未嘗易牙遂蒸其首子而獻之

自是亦有寵于公

呂氏春秋管仲有疾公曰仲父之疾革矣將何以教寡人

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噉寡人



尚何疑耶。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于君？公曰：諾。管仲卒，公逐易牙。三年，復召用之。及桓公疾，易牙與寺人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矯以公令，有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飢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作亂，塞宮門，飲食不可得矣。公嘆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被而絕。

子都考

子都鄭大夫公孫闕也。

詩鄭風

山有扶蘇，隰有荷花。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蓋謂此人也。有寵于鄭莊公。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將伐許，授兵于大宮。

鄭祖廟

子都與

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

授車之時未有馬，故以手挾輈而走。子

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

路九逵謂之逵。

弗及，子都怒，及師。

傳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

旗名蝥弧。

子都

自下射之，顛。

隱公十年。

鄭厲公篡立，祭仲專。

仲逐昭公立厲公，遂

改專國厲公患之，將使其嬖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



祭仲子都黨祭仲殺雍糾鄭伯使雍糾欲殺祭仲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此也遂厲公

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公曰謀及嬖人宜其死也厲公

出奔蔡入櫟居之既厲公自櫟入治預于雍糾之亂

者祭仲已死故治預于遂殺子都桓公十五年

牛山考 山在臨淄之南十里

晏子春秋景公遊于牛山之上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

太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

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

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况君乎俯

泣晏子曰樂哉今日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

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篋笠而

立乎猷猷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舉觴

自罰因罰二臣



場師考

禮周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趙孟考

左傳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焉可媮乎勉事之而后可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于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蓋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



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齊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晉有六卿。狐氏、趙氏、荀氏、郤氏、欒氏、范氏。

晉為盟主。趙孟為世卿。故謂趙孟能貴賤人也。

既醉以酒

大雅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謂吾君向者之燕獻酌交錯既醉我以酒矣。行射致祝既飽我

以德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我于此將何以為報乎。惟願吾君歷萬年之久。介以

景大之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明之盛而有融。明之極而高朗。明

令終有傲。

歷萬

年如一日。永有以善其終。今固既善其始矣。

公尸嘉告。

公尸祭祀之時已傳神意而以令終

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賓客之助

祭相攝佐者又皆

有威儀。當神意焉。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

匱

且爾之王敬者威儀既得其宜而甚時矣。而孝子之生奠者又極其誠敬而不竭。

永錫爾



類、夫合在廟之孝敬以為孝敬宜神

其類維何室

家之壺、其錫之善何如彼吾君深居于室

君子萬年

永錫祚胤、其必于萬斯年永錫爾以

其胤維何、蓋

胤而非先王之所祚則

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

僕、故神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之祿而君子

其僕維何、蓋錫祚而不繼以胤

釐爾女士釐爾

女士從以孫子

故神予爾以天祿者必釐爾以有士

詞如益長矣而祚不有所託乎公尸嘉告

真珠船卷之十九終

言世所修之

